



J N T O U C H A B L E Y O U

触不到的你

YI QING CHEN
WORKS

对象错了
任凭时间地点如何对
天时地利如何对
人不和
依然是一场空欢喜

易轻尘
著

是蓄谋已久的爱情阴谋 / 还是命中注定的不期而遇
是满不在乎的年少爱情 / 还是椎骨铭心的切肤之痛

最危险的童话

途
经

最假面的黑暗

最悲凉的开场

相
逢

最绝望的救赎

 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在绝望中抵死相依 / 在悲怆中拼命挣扎
十里春风不如你 / 从此我爱上的每个人都像你

CHUBU DAO DE NI
触不到的你

YONGCHEN
WORKS
易轻尘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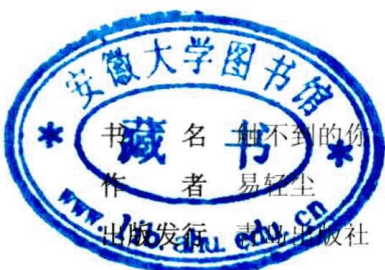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触不到的你 / 易轻尘著. — 青岛 : 青岛出版社, 2013. 10

ISBN 978-7-5436-9708-9

I. ①触… II. ①易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213432号


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 (266061)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

0532-85814750 (传真) 0532-68068026

责任编辑 郭东明 E-mail: qdgdm@sohu.com

特约编辑 何 源

封面设计 挖金子的喵

版式设计 孙顾芳
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 2013年10月第1版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32开 (880mm×1230mm)

印 张 10

字 数 210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436-9708-9

定 价 32.80元

编校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70

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,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。

电话: 010-85787680-8015 0532-68068629



每个人的心中总是有许多的秘密，
摆在落满尘土的最底层，不愿被人知道。

楔 子 Mo Cui shle 001

Chapter 01 青春最初始的闪亮炽焰 007

Chapter 02 誓言两个生命应当如一 050

Chapter 03 一个世界容不下这样的两个人，如我和你 102

Chapter 04	我们都失去太快	147
Chapter 05	我不怪你，因为是我的过错	216
Chapter 06	如果你喜欢我较少而爱我比较深	253
后 记		306

楔子

Mo Cuishle 

故事的主角，叫辰君。

记忆，始终停留在他十六七岁的样子。

初见的那一天，穿雪白的衬衫，深蓝色的牛仔裤。

一手斜斜抄进裤袋，偏过头，看你的时候总爱微微眯起眼睛。

那一日，阳光刺眼。

炫目若一列疾驰而过的列车。你在静止不动的月台端坐，无数的，一瞬而过的窗，反射着或明媚或绚烂的光，连成一大片，拍打着你的眼膜。

你闭眼，将头扭向另一方，在想，真是苦恼……却未必感到，时光的手催促不停，我们总在流浪，总在跋涉——

怎知记忆，始终站在梦开始的地方，寸步不离。

九月的苏格兰，爱丁堡，难得的大晴天。

养成习惯地带一把伞，一个背着电脑包的纤瘦女子，走进街尾最幽静的一家咖啡馆。

有着一头红发和湖蓝色眼睛的丹尼斯是店里最受欢迎的男招待，穿格子呢短裙的女孩子们三五聚在一起嬉笑，用亮晶晶的大眼睛搜寻着他的身影。

辰杉刚将电脑摆好，丹尼斯便已端着一小杯咖啡来到身边。

“新品试尝，肉蔻香草拿铁。”他放下画着淡绿色花纹的纸杯，笑眼迷离，“我以为你今天不会再来。”

已至傍晚，窗外红霞满天，橘色的光散在绵密的云边。三三两两的行人，身影被拉得很长。

街边矮小的灌木生长繁茂，鸟在丛荫下觅食对话，热闹，更显得道路如此空旷。

辰杉将视线收回来，浅笑道：“幸好来了，能够享受难得的赠饮。”又将头一偏，一扫丹尼斯身后无数的眼睛，“还有你的童子军，丹尼斯，你的人气实在太旺。”

丹尼斯的脸微微一红，孩子气地挠一挠脑袋，又不安地将手指点着桌面，踌躇半晌终于开口，语气却很是雀跃，“辰，你等一等，让你看个好东西！”

辰杉点一点头。

一抹斜阳穿过深绿色的窗帘下摆，正落上电脑屏幕。已很难看清写了些什么，索性停下思考的脚步，只是静静坐着，喝那杯带着香甜气味的咖啡。

很久以前的一日下午，也是一样的垂垂落日，也是一样的独自落座。身旁明明人来人往，熙熙攘攘，心里，却始终有一处空空荡荡，无法遏制地向下坠落，坠落，直至无底的深渊。

清甜的声音一遍遍提醒着接下来的航班。她额角冒汗，心速加快，双手紧紧扣住膝盖，无助地左右张望。

身边是年近中年的妇女，带着一脸慈眉善目，她用和蔼的声音问道：“孩子，你是生病了吗？”

她一怔，木然地看向对方，片刻，忽然涌出两眼泪水，自裤袋里摸出几张钞票，塞去女人的手中。

“阿姨，我可以借你的电话用吗？”

女人傻愣了半天，方才满腹疑惑地掏出手机，递给对面泪流满面的女孩。

辰杉飞快地按下那一串烂熟于心的号码，等待忙碌的声音后，那个熟悉的询问。

一秒，两秒，三秒……时间却像是无垠的海洋，困渴的旅客永远取不出一瓢清水来饮。忽然，她眸光一闪，呜咽着低喊，“辰君……哥哥……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……”

明明心底有千言万语，明明想过无数次临别赠语，却在一瞬间，因心底氤氲的无数悲切，被随风吹散了。

手机被还了回来，女人看着落满泪水的屏幕，眉头紧蹙，她忽然拉起匆匆欲走的女孩。

“孩子，电话你拨通了吗？”

辰杉只是转过头，挤出微弱的一抹笑，轻轻地摇了摇头。

这一晃，几乎过去三年，而那一幕残阳如血的景色，却依旧在脑中明晰地回放。

倒像是发生在昨天，她还坐在辰君的床脚，歪着头，做出一副鬼脸，尖着嗓子说：“辰君，笑一笑。”

十几岁的年纪，遇见同样稚嫩的他，有欢笑，有追逐，有躺在蓝天下，沐浴和他一般的光。

此后的岁月，她的世界，便只是一个他。

以为时光终会让我们淡忘，然而蓦然回首，灯火阑珊处微笑的那个人，依旧在你心中深深埋藏。

心中空缺的一处，曾经是你居住的地方。

咖啡的气味满溢口腔，却并不像一开始那般甘甜了。辰杉依旧只能挤出微弱的笑容，视线里，丹尼斯拿着一本杂志向她走来，封面上的男人即刻让她呼吸一滞——

那是怎样的一个男子啊。随意的穿着，慵懒的姿势，他仰面望天，深亚麻色的头发在微风里轻柔地飘动。

他的身后，是人流涌动的圣安德鲁广场，无数张陌生的脸，一时间，只沦落为万象之中毫不起眼的灰尘。他干净满足的笑容挂在嘴角，灿若朝阳。

丹尼斯意不在此，打开内页，指着一处，得意扬扬地说：“辰，我拍的广告终于登出来了，没有骗你吧，真的有经纪人相中了我……嗨，辰？”

辰杉早已六神无主，她几乎是抢过那本杂志，合上去，盯着封面仔仔细细地看。

是他吗，是他吗，那个曾经穿白衬衫、牛仔裤的男孩子？

一瞬间，她如此沮丧，多少年，她只知道，他将始终停在她记忆的那一点上，不被淡化，不被遗落，念念不忘。

而现实却是，他早已在她错过的岁月里，悄无声息地长大了。

长成这样一副她几乎不认识的模样。她甚至不敢用无比坚定的语气，偷偷喊他一声辰君。

而杂志的一隅，分明用烫金大字写着一句被他念叨过无数次的高卢语：MoCuishle。

MoCuishle，莫库什勒……一如第一次听到它时一般，带给她无数奇幻而瑰丽的幻想，它是如此神秘以至于神圣，让她无法不用充满敬畏的视线向它投去深深的一瞥。

丹尼斯从未看到过这样的辰杉，她时常空洞的眼睛里仿佛顷刻间充满了光彩，属于她的灵魂回来了，她是这样的有生气有活力，然而从那紧锁的眉头里看出，此刻的她又是这样的忧愁。

丹尼斯介绍说：“辰，你认识他吗，这是来自你们中国的模特，这几年火遍了大半个地球，现在，终于来到苏格兰了。”

辰杉点点头，片刻，又摇了摇头，她低声啜囁着，“这不可能。”怎么可能离别多年无声无息，却只在弹指间便再次知晓他的讯息。

这一切，并不真实。

丹尼斯说：“你真的不认识吗，辰，巧合的是，他和你一样，也姓辰。”

眼前的女人低着头，用纤细的手指慢慢抚过那行字，认真得像是要描摹出每一笔。这样反常的举动，实在让丹尼斯的心里充满好奇。

终于，她抬起头来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我想，这可能是我的哥哥。”

丹尼斯突然笑起来，“糊涂蛋，你连哥哥也认不出来了吗？”他支着下巴，将她上下打量着，“辰，你别说，你们俩还真是挺像。”

辰杉却不说话了。

丹尼斯说：“辰，你不是作家吗，你有这样鼎鼎有名的哥哥，为什么不写个和他有关的故事，你该知道，愿意为他的故事掏钱的姑娘一定比我多太多！”

辰杉只觉得心乱如麻，她将杂志还给丹尼斯，又将电脑关了装进包里。她只是苦闷地说：“不不，这个故事可不好。”

紧接着，她向丹尼斯道别，匆匆冲出了咖啡馆。丹尼斯自窗口目送着她离去的背影，直到她穿过街角，蔚蓝色的裙裾划过生硬的直角，他方才恋恋不舍地收回视线。

一低头，却看到她落下的伞。

这个故事可不好。

辰杉的嘴里念念有词。

它将只会有一个主角，那就是辰君。不可能再有其他。

它会是一个早已开始，仍旧延续，却不知结局几何的荒诞剧。

自他给予一个深深的震撼做开端，再一路浓墨重彩地挥洒出朵朵繁花似锦，却在至高至陡的峰顶划出笔直的一道下坡——

在这样虎头蛇尾的故事里，作为跳梁小丑的她，将会被所有人嗤笑为一个孤单至病态的爱慕者。

而故事的结尾，不过只是让人得到这样的启迪：每当你决意飞蛾扑火，毫无顾忌地迈入一个爱情旋涡的时候，请务必想起这个故事——禁忌的爱情一旦开启它潘多拉之魔盒，你所收获的，唯有毁灭。

她怎么可能动笔写这样的故事？吃力不讨好，简直想也不要想。

天忽然飘起细雨，灼热的思绪被当头一浇，她猛然清醒过来。刚刚的一幕幕，就像是坐上翻腾的过山车，在无数尖叫里忽地飞过。

她猛地松弛下来，整个人却累极了，想打伞，伞早不知所终。踌躇着，要不要回咖啡厅寻来，身后却突然响起男声，“嗨，辰！”

她以为是丹尼斯，即刻回头，却只看到一个陌生的白人撑着黑色的伞柄，用满脸讨好的笑容说道：“辰，歇会儿再拍吧，下雨了。”

他走向的男人穿白衬衫，黑西服，打最精致的领结。他有让所有人惊愕的好身材，宽肩窄腰，长腿笔直，一张脸更是漂亮得让人嫉妒。

他黑灿如曜石的眼睛散发光彩，他用灼灼的视线射向辰杉。

而她，亦在看他。

01. Chapter /

青春 最初始的闪亮炽焰

[年轻燥热的夏夜]

小曼刚刚走进教室，就一个劲儿地向身边人抱怨。

“我真傻！”她咽口唾沫，冲身后磨磨蹭蹭的辰杉翻个白眼，“真的，我只知道我老爸是世界上最蠢的人，没想到这儿有个人比他还蠢。”

有同学凑上来，和她勾肩搭背地嬉笑，“说说看！”

“今儿有个人听信小广告出去兼职，却被老板拖着工资不肯发。我路见不平一声吼，赶忙带着一伙人风风火火杀过去，好容易把这件事摆平了，她却还是撅着嘴跟后面，活生生一副受气小媳妇的样子！”

辰杉轻声飘过来，又幽灵似的坐下来。旁边看热闹的孩子心里

都有数，小曼嘴里损的肯定就是这个怪胎。

辰杉是个不太合群的人，从她第一天垮着张脸、头发凌乱地踏入教室起，所有人的第一印象便都是：怪胎。再附带点邋遢。

她从不和人主动说话，也没人关心她的生活，只是从一些风言风语里听到，她自小跟着年迈的奶奶过活，时常是吃了上一顿没有下一顿，日子过得颇为艰辛。

只是人穷，偏偏进了市里昂贵的私立学校，这怎么办到的？大家心里的八卦因子被喂得又肥又壮，可是谁也不愿去问怪胎辰杉，只好旁敲侧击地向小曼打听。

小曼是辰杉的同桌，也是这个学校里唯一愿和怪胎打交道的人。她是一个天真烂漫到有些发痴的姑娘，偏偏总爱用点不成形的小脾气来伪装出自己大姐大的伟岸形象。

小曼来校的头一天，豪华的车队如送亲般浩浩荡荡驶入学校，清一色的法拉利，野兽般咆哮在校园上空。大家纷纷议论，快看快看，哪儿来的暴发户来咱这儿炫富了。

小曼却不恼，抓住几个好事者，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，说：“都是我老爸啦，他怕有人嫌我家穷，担心宝贝女儿受欺负。就是为了这么个破排场，愣是把我塞给了一煤老大的熊孩子当童养媳！”甚至不忘挤出两滴眼泪，以加强表演的张力。

直到现在还有人在这段往事深信不疑，每每遇到小曼，总是出奇相似的开场白：“小曼，你那小丈夫对你还行吗？”

不知从何时起，活泼快乐的小曼便和孤僻邋遢的怪胎形影不离了。起初每每看到小曼挽着辰杉，有说有笑地走进教室，所有人都倒吸口气，觉得真是不可思议。但后来渐渐发现，实在是小曼这个人太好相处，不管是谁，靠在她的身边，哪怕是不说话，也要被她那灿烂的笑容感染。她总是有能力让旁人觉得舒服，无论是精致的五官还是乐天的性格，她就是有这样的天赋。

小曼薄薄的鼻翼随着呼吸一张一合，明明是带着一肚子的埋怨，上翘的嘴角却总是有着笑意，她手指一戳辰杉的额头，“她说呀，为什么单子上明明写的是‘巧克力试吃员’，到了那边，却成了她切巧克力给别人吃？！”小曼扑哧笑起来，“你们说这人多奇怪，明明吃了那么大一个亏，她心里念叨的还是吃！”

大家也笑起来，甚至有那么一两秒的时间觉得，这个成天面无表情的怪胎和他们也差不多嘛！可一哄而散，回归自己的座位，这样大胆的想法又随即被抛之脑后了。

老师已经站上讲台，监督起大家晚读。教室立刻变成夏日里的池塘，一众癞蛤蟆眯眼趴在荷叶上，两个手掌一叠，豁到耳朵根子的大嘴巴一张，聒噪的声音便比地面卷起的滚滚热浪还灼热地响起来。

小曼在这时候从校服口袋里掏出一个面包，趁着老师不注意，偷偷塞在了辰杉立起的课本后头。辰杉很不好意思地偏头望她，她嘴里咿咿呀呀地念着书，倒像是一无所知的样子，只不过紫葡萄似的大眼睛往旁边骨碌一转，嘴角的笑容像是浓郁的花香般弥漫开来，好像在说：“吃吧，知道你饿了一天。”

多好的姑娘。辰杉用手轻轻摸着那柔软的面包，却不知怎的感到指腹的位置烫得厉害，一直蔓延着烧到手肘、肩头，最后，连同俩耳朵根子都一并红了。

辰杉刚将面包解决完，老师忽然两手一摆，做出个安静的动作，教室里的癞蛤蟆们闭上嘴，声音一点点减弱下去。

小曼冲辰杉挤挤眼睛，“怎么了？”辰杉只是摇头，谁知道呢，她也老师肚子里的蛔虫。

教室外头却突然探进来一个脑袋，老师笑容满面地告诉大家，“同学们，咱们班转来一位新同学，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的到来。”鼓动的效果不是十分明显，大多数人还是一掌叠着一掌，丝毫不给面子地懒散看戏。

直到这人挺直腰板，大大方方地踱步进来，教室里忽然响起一阵

压抑的吸气声，紧接着，所有的女生都啪啪拍起手来。其中又数小曼拍得最响，她手肘一推隔壁的辰杉，努嘴道：“看，帅哥！”

辰杉这边还没抬头，那边已经开口，“大家好，我叫叶希，叶希的叶，叶希的希。”一阵哄堂大笑，老师颇有些尴尬地瞅着他，似是在说：臭小子，当着我的面玩滑头呢！

没人注意到辰杉的脸在顷刻间涨得通红，除了叶希。他那一双漂亮的眸子仿佛要嵌入她的眼睛，真是恨不得在她脑子里凿个坑跳进去，她才能无时无刻不将注意力集中至他身上啊。

老师问道：“你个子这么高，该坐哪儿才好呢？”叶希却已经拎着书包，大摇大摆地在辰杉后头的空位坐下来，他一副满意到要死的样子，笑道：“老师，我坐这儿就行！”

老师有些顾虑地问，“会不会太前，挡住后头同学的视线了？”谁知话音刚落，后头一扎马尾辫的女孩子便将身子一歪，自叶希“庞大”的身躯后艰难露出那张小脸，她举起手，激动地说：“不会挡住的，老师，这样特别好！”

底下不知哪个角落，突然有男声低闷地发出一句，“我——靠！”话音刚落，全班人都笑起来。老师板着张脸，嘴里小声骂了句什么，继而冲那小巧的女生翻个白眼，“你说的，就这么办吧。”

又是几家欢喜几家愁的反馈。

辰杉笑不出来，可也实在归不到愁的那一队，只是心里满是装满问号的泡沫，在想，他怎么来了，唉，他怎么来了？

刚一下课，便有一堆女生装着上厕所，成群结队地自叶希身旁来来回回转了好几圈。多漂亮的男孩子，黑得发亮的短发，大眼睛，高鼻梁，完美的下颌线——可往日里的口若悬河似乎一时间干涸至贫瘠，美男在前，她们反而哑口无言，找不到合适的形容词。

小曼学不会那矜持，直接转头向叶希笑，一甩刘海儿，潇洒地说：“嗨，叶希，我叫卢小曼，不是陆小曼的陆，是卢小曼的卢哦！”

一种笑料说两次也就腻了，何况叶希根本没空关心她到底是谁。